

■新作聚焦

马原长篇小说《纠缠》:

二十年后,再看马原

□吴 萍

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一度兴盛,出现了余华、格非和马原等先锋派小说家。几十年间,他们中有人隐居乡野,有人改行成了文学教授,马原则干脆玩起了失踪。直至去年,马原终于携长篇小说《牛鬼蛇神》重回读者的视野。2013年7月,马原又推出新作《纠缠》,迎来创作上又一个井喷期。

为“纠缠”而《纠缠》

在马原看来,身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作家,描写中产阶级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他特地感激老友田地提供了有关一对中产阶级姐弟的遗产继承故事素材。小说《纠缠》说的是:姚清涧老先生留下遗嘱,将存款和房产变现捐赠母校,儿女姚明、姚亮执行遗嘱过程中却遇到了种种“纠缠”……

然而,书商大力的吆喝,书腰上的“卡夫卡+钱穆勒”都不能帮马原的忙。《纠缠》在叙事手法、情节设置或是表现深度上均显无力而平庸。读者随姚明、姚亮去见律师、见公证员、见蹊跷出现的各路人马,在他们途遇的种种纠缠中,却难以窥见马原剔出的饱满的人性以及物质对道德或行为的倾向。

有人把《纠缠》说成“生活的‘段落大意概括’”,实不为过。而令我深感吊诡的是,马原为何如此大篇幅地讲述“财产继承法”,不胜其烦地在小说中“颁布”有关继承法的各种条例和规范事宜。小说说罢,我对书中那些人物的印象了了,却懂了“顺序继承者”或“赠与”的法律含义。此种意义上言,《纠缠》无非是以姚明、姚亮帮其父达成遗嘱过程中遇到的纠缠为个案,为许多对此陌生的读者普及“遗产继承”的法律常识。

“纠缠”之题甚好,小说围绕“遗产(金钱)”纠缠了各种纠缠,姚家姐弟与受益校方之间、姚亮与儿子之间、姚亮与前妻之间、姚家姐弟与冒出来的“老哥”之间,甚至姚家人与律师们之间等等,这些都是马原所欲表达的“纠缠”。应该说,这张纠缠之网,马原撒得尽可能宽和密,力求紧紧呼应小说的题目。可惜的是,马原忽略了表达“纠缠”之深度,他展现每个落“网”之人露出的苦状,却没有挖出蛰伏于受困身体下的精神之痛。作为卡夫卡的拥趸,马原心中挥之不去的似乎是《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员“K”,因此他试图让姚明、姚亮也成为另一个“K”。然而,卡夫卡的“K”陷入身份得不到认同的尴尬,借此抽象传达了现代社会的荒诞性。而姚家姐弟却只是徒有“K”的皮囊,诉说着被宿命推着走的憋屈愤懑,却传达不出物质捆绑身体同时更在戕害他们精神的深层内涵。

卡夫卡有“K”,鲁迅有孔乙己,小说家们多数是靠“人物”立身。《纠缠》中,姚明是两度离异育有两女的单身富婆,姚亮是离异后有新家的知名教授,姚亮的前妻范柏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儿子姚亮相是个专事摄影的年轻人……马原安置了好多人物,有名字、有身份,彼此之间有各种错综关系,但却始终没能让他们“立”起来,每个形象最终失于干枯混沌。姚明对第二任丈夫有入骨之恨,姚亮对前妻亦是如此,马原对此不作解释,这故意的减法并未让小说凝练,反而让读者徒生重重的疑窦。

此外,巧心人发现,马原开始在《纠缠》中动用心理的描述,然而这种描写会触到读者的神经末梢吗?再就是充斥其中的大量对话,仅仅截取了生活中的浮泛一瞬,仿佛这个个人应景地说着该说的话,并不能复现当时的“深刻”,抖泄不出人心的秘密。回望那些优秀小说,与其说读者记住了情节,毋

■看小说

田耳《合槽》
荣耀和财富的陷阱

田耳的短篇小说《合槽》(《山花》2013年第9期)以略带荒诞和夸张的笔法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向以“嚼得动锅巴”而自豪的杜老汉突然“不行了”,为了挽回面子,他逼着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带他到医院装假牙。医生给杜老汉订做了一副“德国造”的、带遥控装置的“电动牙”,只要一按遥控器,电动牙就自动咬合,还可以调节频率和力度。戴着这副牙,杜老汉重新成为村人瞩目的焦点,他的夸口和卖弄引来了羡慕和嫉妒,邻村的一个“贼老汉”趁其睡觉时偷走了这副假牙,却留下了遥控器。贼老汉本想拿假牙卖一笔钱,可没有遥控器,假牙成了废物;而没有了假牙的遥控器也成了杜老汉的心病,最终因“心脏病原发性早搏”丢掉了老命。接着,贼老汉拿着这个卖不出去“值钱货”,让摆摊的牙医老唐给自己装上,却因不能“合槽”而作罢。假牙到了老唐手里再次成为废物,在一个大雪天,他顺手把它嵌在了雪人的嘴巴上,“雪人就是雪人,什么样的假牙都能和它合槽”——这极富象征意味的一笔,让整篇小说焕发了光彩:人人都在费尽心机地盲目追逐财富和荣耀,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驾驭它们。(刘凤阳)

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作家采风

本报讯 11月18日至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作家走进湖北赤壁和江西宜春,在两地分别举行了首届中华作家湖北赤壁笔会和第三届明月山人作家写作营。活动期间,作家们寻访三国古战场,登上明月山顶,考察古城宜春,与当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探讨地域、自然与文学的话题,并就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建言献策。

在活动期间的论坛上,作家们围绕地域与文学的关系、赋予地方文化新的活力等话题展开探讨。他们谈到,对自然的审美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自然之美不仅是风景美,其中蕴含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妥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学要面对的命题。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构成,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众多以地域标识的文学流派,它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使我们的文学史具有了多样性和丰富性。面对全球化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保留地域文学的鲜明标识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而对发展地方文化来说,地域文学的发展又会成为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欣 闻)

批评家讨论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

本报讯 11月23日,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湖南岳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批评家围绕“全媒体时代的写作边界与批评伦理”这一论坛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认为,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都受到了新的挑战,作家和批评家都要思考如何寻找自己合理的位置,以便更好地发出声音。张光芒认为,无论在创作还是批评中,我们都主张要“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人民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体构成的,因此要注意将文学的个人性和人民性结合起来。昌切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作者和读者之间能够直接进行沟通,专业的文学批评可能就不直接承担“中介”的作用了。在

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挂牌

本报讯 11月28日,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挂牌仪式”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建群、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龙瑞、院长杨晓阳和副院长张晓凌、曾来德等出席挂牌仪式,并为工作站揭牌。仪式由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主持。

2013年8月,中国国家画院获准设立博

■评 论

敢于挑战命运的新时代女性

——读周德彬长篇小说《东方女人》

□陈锡生

周德彬的《东方女人》是他的第3部长篇小说。如果说他的《八品官儿》写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大潮中的一群乡镇干部,为历史留下了特定时代中江南水乡官场一幅鲜活生动的“风情图”;那么,《东方女人》则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在新世纪初不甘平庸、敢于向命运发起挑战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作者赞颂了那些积极弘扬自我理想、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女性。

小说的女主人公高天慧青春靓丽,带着一股浪漫、纯真和柔情来到了美丽的江南水乡;又带着一种坚定、成熟之气,步伐优雅、娴静沉稳、内敛坚韧地登上了中国乡镇改革旋涡中心的舞台。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奔忙的;作为一名企业家,她是成功的。她和爱人携手跨出大学校门,跟随其来到江南小城,本来完全可以过一种轻松、优雅

的生活;她的丈夫先是县长的秘书,后升任县政府办副主任,公公又是在位县政协副主席。但她却选择了一条自我拼搏、自我奋斗以体现自我价值的艰难之路。因此,尽管她是一位柔弱的女人,但她却如一名敢于格斗的勇士,用文化和智慧、胆魄和内敛、灵动和气度在以男人为主宰的世界中勇猛前行。从质检员、供销员、营销经理、厂长到政府官员直至市委书记。一路走来,高天慧走得疲惫、沉重、艰辛,又走得充满挑战、刺激和富有成就感。这个天性聪慧、机敏且颇有姿色,清高、自负且敢于冒险,剑胆琴心且内心强大的女性形象,无疑赐予了作家对理想女性的终极想象。

高天慧之外,小说中还有众多有血有肉、真实生动、令人感慨的人物形象。如满足现状、小富则安、情感苍白的政府办秘书俞济中;专横霸道、强权贪色的县长郑明

生活;她的丈夫先是县长的秘书,后升任县政府办副主任,公公又是在位县政协副主席。但她却选择了一条自我拼搏、自我奋斗以体现自我价值的艰难之路。因此,尽管她是一位柔弱的女人,但她却如一名敢于格斗的勇士,用文化和智慧、胆魄和内敛、灵动和气度在以男人为主宰的世界中勇猛前行。从质检员、供销员、营销经理、厂长到政府官员直至市委书记。一路走来,高天慧走得疲惫、沉重、艰辛,又走得充满挑战、刺激和富有成就感。这个天性聪慧、机敏且颇有姿色,清高、自负且敢于冒险,剑胆琴心且内心强大的女性形象,无疑赐予了作家对理想女性的终极想象。

高天慧之外,小说中还有众多有血有肉、真实生动、令人感慨的人物形象。如满足现状、小富则安、情感苍白的政府办秘书俞济中;专横霸道、强权贪色的县长郑明

(邓 瓊)

首届『诗建设』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 11月30日,首届“诗建设”诗歌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张曙光获得主奖,朵渔、冷霜、唐不遇获得新锐奖。

张曙光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评委会认为,通过张曙光的诗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幅幅烙上了个人印记的“岁月的遗照”,还有一种无休止的令人目眩的“历史的迂回”和“现实的曲折”。他的诗歌保持着理性的思考与超验的命运感之间的张力。对于新锐奖的获奖者,评委会认为,朵渔是一位在写作立场上毫不妥协、在艺术上日益精进的优秀诗人。在一个浮躁的年代,他把他的现实痛感、人性关怀和对真理的追求与一种综合的诗意结合起来,发出了富有勇气的声音。冷霜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他的作品聚焦于自我与世界、与他人之间的丰富感知,擅长捕捉各种飘忽不定的心理动机。他的诗在日常经验的准确刻画中,提供了一幅“内心生活”的多层次素描。唐不遇的诗歌源于对生活细节的敏感与洞察,他力图捕捉和叙写生活中不易察觉的微小事物,来展现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欣 闻)

■关 注

作为一名以读小说为职业的编辑,我常常被问及对当下小说创作的观感。对此,我最深切的体会是:现在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了。此话怎讲?小说写得不像小说,那应该像什么?

现在的大多数小说都有一股浓浓的“小说气”:似曾相识的新闻边角料式的故事,一本正经、板着脸孔的叙述腔调,端着样儿摆出“我在写小说”的架势,不懂得节制但又寡淡无味的絮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借鉴”、“重复”——这就是“小说气”,这“气”是“匠气”,是“酸腐气”,是僵化的“文体会气”。

如果您是当下小说的忠实读者,就能感觉到这种让人疲惫的“小说气”。绝大多数小说从内容到表达均不独辟蹊径,也不灵动极简。无论关注社会的所谓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还是表达自我情感的现代个人现代小说,抑或其他题材的小说,都显出一种老态龙钟的疲惫感来——这就是所谓的“太像小说”。

一位小说编辑同行说过,“老的旧的作家,作品可能更加无懈可击,他们的小说很少有不像小说的……它们多是作出来的。”的确,很多小说一“作”就“像小说”了,从结构到细节、人物,一切都设置得滴水不漏,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控中。

小说太像小说,意味着写小说有可能成为一个匠活,就像木匠打的每一把椅子,都太像一把椅子;这意味着小说观念有可能模式化,对生活的发现成为泡影;这意味着小说可能会把复杂的人物和事件变得简单,成为现实的肤浅注解;这意味着小说这一自由的文体会日渐变得僵化,缺乏创造力,而枯萎下来。

现在大量小说“太像小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大致不过以下几点:一是受老作家老传统影响,跟风走红小说的题材和写法。诸多小说除了“学”以外,没有“趟雷地”的勇气,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二是复杂的现实摧毁了作家的想象力,作家们不敢想了,也不会想了,只有“作”,只有“编”,了一“作”一“编”就更“像小说”了。三是写作小说的野心不够大,许多小说丧失了朝“伟大小说”迈进的野心;写作者眼光短浅,叙述格局不够大,满足于把一个故事讲完便万事大吉,缺少一种人类高度和深度的认知。

在我们这个活力与混乱共舞的时代,小说怎么就变成了僵化的、老气横秋叙述模式呢?别忘了,小说最初只是一棵稗草,很野,很自由,生长在湿泥和粗砾上;小说是对世界的一种模糊性和神秘感的表达,不是现实的索引图;小说是借助词语唤起我们想象的叙述,是恢复生命感觉力和活力的智慧游戏。也别忘了:每一个时代的大师的出现,都是对小说概念边界的突破,用全新的作品定义“小说”的。在现代小说三四百年的历史中,除了卡夫卡的《变形》、马尔克斯的魔幻之后,还有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那个写出生者与死者没有界限的小说家,印度的萨尔曼·拉什迪——那个写出羞耻的世界里有好几条命的小作家,美国的塞林格——那个把短篇小说变成谜语一样的小说家,以及英国的麦克尤恩——那个让人物消失或者蒸发的为小说历史贡献了“麦克尤恩式的玄妙”的小作家,以及卡佛、舒尔茨等等,他们都是因为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而名垂千古的。

伟大的小说的本质是颠覆读者的预期,颠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预期,对世界看法的预期。我们当下小说出路应该是去寻找这种颠覆,写出不像小说,或者不那么像小说的小说来。怎样才能做到呢?如果要为此寻出路的话,我只能粗略地写下这样几条:一、摒弃传统,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二、突破文体,让小说的边界在你笔下延展;三、创建自己的表达方式,独一无二的,原创的。

君;钻营官场、投机取巧、人格低下的私营厂长肖白尘;热衷经营商场而城府极深的镇党委书记;后来的苏中市委组织部部长陆剑雄;权欲熏心、深藏不露的常务副县长何志平,以及权色并重的国土局局长钟爱国等等。周德彬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连绵不绝的生动细节,观照其人性裂变甚至走向深渊的内外因素。

周德彬的笔浸润了儒家思想,因而是悲悯的、温情的;他的内心是透明的,因而写作是热切的、善良的。他笔下的人物结局总是那么让人爱恨交加,留有余光。他努力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写得更复杂、更纠缠,使作品显得更真实。这些都说明周德彬对时下官场、对体制内的人物及其命运、对高度喧嚣的社会环境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质疑和解读。

周德彬长期在农村生活、工作,因而他的语言机智幽默而不失深刻,诙谐俏皮而不辞风雅。小说不仅细腻地展示了主人公在爱与恨、情与理、事业与家庭、信誉与忠诚、利益与责任、高尚与卑贱之间的交错纠葛和内外冲突,也全面展现了一座江南古城在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的喜怒哀乐、欲望冲突、人性裂变、宦海沉浮和命运未卜,最终凸显了城市环境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湖北研讨张执浩诗集

本报讯 11月30日,由湖北省作协主办的张执浩诗集《宽阔》研讨会在武昌召开。梁必文、高晓暉、李少君、邓一光、臧棣、谢克强、董宏猷、田禾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宽阔》是近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张执浩个人作品集,收录了作者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最具有代表性作品,如《美声》《高原上的野花》《与父亲同眠》《亲密》等,集中展示了张执浩近年来的创作实绩。

张执浩近年提出“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创作理念,他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符合个人气质的独特诗歌之路,让诗歌最大程度地贴近日常生活。与会代表就张执浩的创作成就与写作风格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认为他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在日常生活中成就诗意。他的诗歌讲究音韵,追求画面感,语言直接但余味无穷。(鄂 理)

成龙向长汀捐古建筑

本报讯 11月28日,演员成龙向福建省长汀县捐赠一栋古建筑。成龙说,选择捐给福建长汀,是因为这里多年前就开始古城保护工作,把古建筑放在这里他很放心。

成龙谈到,20年前他就开始收藏古建筑。最早也并不是他有多么强烈的保护意识,而是想给自己的父亲盖栋老房子住。后来就越来越多了。现在父亲去世了,他继续照顾这些古建筑有些力不从心。现在通过这个举动,能让大家重视古建筑保护,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黄尚恩)

别把小说写得
太像小说

□石华鹏